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斗争(三)

环境卫生治理是夏季防疫工作的关键,为此边区防疫部门给予高度重视。边区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即印制环境卫生调查表,要求各级卫生组织调查环境状况。7月,各级防疫分会积极行动起来,分组出发向所辖地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居民区进行调查工作。调查项目为水井、厨房、厕所、马房及室内外卫生、垃圾处理等。经半个月调查发现,延安市环境卫生亟待改善的是各机关的饮水问题和厨房卫生问题。根据这次卫生检查结果,市政府拨出预算建筑新的厕所,有的单位设法改善厨房卫生条件,有的单位着手筹款打井的工作。同时为了配合各单位改进环境卫生的工作,边区防疫委员会拿出一笔经费作为对一些部门改善环境卫生的补助,像修厕所、整修厨房、修建防鼠粮仓等项目都可以申领这种补助。

在环境卫生调查的基础上,延安市委干部和群众积极开展大扫除运动,既有各单位自己组织的,也有全市性的

活动。8月1日全延安开展的全市大扫除运动,由边区各防疫分区委员会同市政府、公安局,严格检查执行结果,予以奖惩。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状况。

在加强预防工作的同时,边区卫生防疫部门也极为重视对染病患者的治疗,尽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条件。边区有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水平相对较好的医疗机构,但这些医疗单位以收治机关、学校、部队人员为主。为了提高治疗水平,经过商讨,5月底边区中央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各增设传染病床30个,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而且所收病人已不限于机关与学校人员,也收民众。防疫会为此专门补助两医院传染病床设置补助费2.4万元,并指定城南南二区病人为和平医院收治,西北二区由中央医院收治。同时中央医院、和平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院所也都根据疫病防治需要,及时安排人员到边区各分区开展防疫调查和

医疗救治工作。

对于延安以外地区的疫病救治工作,除了由当地卫生部门及时报告和诊治外,边区防疫委员会一般临时组织防疫队前往疫区参与指导救治工作。7月下旬,靖边、安塞一带据传有鼠疫发生,边区防疫委员会立刻决定由总卫生部调医生二人,由中央总卫生处及边区卫生处调护士二人,组织医疗防疫队二队,前往疫区,施行医疗防疫工作。8月下旬,防疫委接到定边县报告流感斑疹、毒痢伤寒在本地流行,即派医生一人,护士二人,医助一人组成防疫医疗队第一队,携带药品与器材,于8月26日赶赴该县进行治疗调查防疫等工作。虽然这些防疫医疗队到达后,当地疫情已过,但他们仍然进行了疫情调查、人口统计、卫生宣传,并为村民们诊病,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此外,边区政府也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专门拨款订购大批防疫药品,用于疫病防治工作。边区的医药部门和相关单位也积极研制疫苗,据

《解放日报》3月27日报道,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研制牛痘疫苗35万支。这些工作也为救治工作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由于边区卫生处和防疫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和边区干部群众的积极参与,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鼠疫没有传入边区,而且边区此后也未发生大范围的流行病和人员的伤亡。当年全延安病人数目较1941年大量减少,仅中央医院收治的就比往年少一半还多,而且从发病时间和区域来看呈散发性而非流行性,学校、机关集中发病的要少。按1941年治愈一例伤寒约2000元算,加上本年物价上涨因素,从经济方面说因病人减少而省出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其他影响工作还不算。在“不抗战活不成,不防疫也活不成”的严酷环境下,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既为巩固边区政权作出了贡献,也为日后各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榜样。(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

移民岁月 第九十五期

一名北京人的支宁经历(五)

张乃铮 口述



工作中的张乃铮(左三)。

七、在宁夏的工作经历

结束民族部的实习工作后,张乃铮被分配到吴忠市负责青年团工作,干干就是15年,期间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参加了互动合作运动、公社化运动,每项运动他都在农村蹲点。1956年10月,他离开共青团调到宁夏林建师工作,1972年调任固原地区科技局,在“农业大寨”运动期间,在头营公社蹲点3年。

土改时的工作,第一步就是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当时市区乡三级召开座谈会,学习土地改革法,很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运动就同全市踏上同一步伐。张乃铮1979年12月调任固原师专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2年调任固原地委副书记,1983年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5年调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民委主任,1989年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直至1998年离休。这几十年在宁夏工作,除了坚定党性修养、组织观念,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外,他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改革开放后,如何掌握民族宗教政策仍然是重要问题。自治区一

位领导讲民族区域自治主要是区域自治,不能强调配备民族干部。张乃铮说:“周恩来总理说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

“我虽没什么学历,但也有几个第一呢。”张乃铮说。1958年第一届自治区政协会议,张乃铮是青年界委员;宁夏省成立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合到甘肃后,又是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担任自治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和第八届委员,单独提了一条较有影响的提案,内容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几年了,各部门应有具体的贯彻办法,被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评为优秀提案,受到奖励。两次被《人民日报》报道。

这些年,张乃铮觉得最开心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干了一些工作、办了一些实事、解决了一些问题,全社会开始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不同时期来到宁夏的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干部,当年条件那么艰苦,经历了那么多情,为宁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该记着他们。(撰稿 拜学英)



石嘴山先后设五县 平罗县沿革至今(上)

历史上,今石嘴山地区曾先后设立过平罗、新渠、宝丰、惠农、陶乐5个县级建制。其中平罗县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保留下来的县级建制,距今已有288年历史;新渠、宝丰两县因清乾隆三年(1738年)平罗发生8级强烈地震县城损毁,被朝廷裁撤,不复存在;惠农、陶乐两县后因行政区划调整更名或划入其他县域。

平罗县

明永乐初,平罗被称为“平虏”。当时汉族一般称“敌”为“虏”,故名“平虏”,意为“镇虏”。嘉靖三十年(1551年)设“平虏守备千户所”,驻军抵御河套地区的蒙古部族。清代,因明王朝亦称满族为“东虏”,故将有“虏”之地名全部更改,所以清顺治元年(1644年),“平虏所”便以其谐音改称“平罗所”,“平虏城”遂为“平罗城”。这是“平罗”地名的最早出现。

清乾隆三年(1738年)平罗发生8级强烈地震,平罗城被震毁,城墙下陷2米多。乾隆四年重修,墙高8米、址厚8米、顶宽5米左右,垛堞510个。“镇远”更名为“永安门”,北门更名为“南门”,并建两层楼的城门楼2座,瓮城门楼2座,

角楼4座,敌楼8座。南门里东侧,北门里西侧,各筑上城马路一道。城内建南北雉房2座,城周建宽16米、深2.5米的护城河。

清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二日川陕总督李卫奏准,自古皆为郡县,至明代始为卫所。今生齿繁庶,不减内地,宜改卫所为州县。改宁夏卫为宁夏府,其所属左卫改为中卫县,右卫改为朔宁县。中卫改为中宁县,平罗所改为平罗县,灵寿所改为灵州,宁夏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西路厅应仍旧驻扎中卫以资弹压,俱隶宁夏府管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雍正皇帝当即准奏,即日起平罗建县。民国承袭旧制,仍设平罗县。1949年9月平罗县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平罗县人民政府至今。

新渠和宝丰两县

清雍正年间,平罗县曾析置新渠、宝丰两县。其先后存在了10余年,后因乾隆三年平罗8级大地震所毁。震后,朝廷裁撤了新渠、宝丰两县,将新渠县原辖的通平、通朔、通贵、通昶及通吉5堡划归宁夏县(今银川市贺兰县),其余清水、通义、通福、通城、五香、六中

等堡及宝丰县属各堡屯全部并入平罗县。

据《大清一统志》和《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原平罗所改为平罗县,隶属甘肃省宁夏府管辖。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多与甘肃巡抚石文焯奏称,宁夏北部现石嘴山地区适宜开垦。于是,朝廷将隆科多、石文焯奏折并地方图一并交与大理寺卿通智带往,同岳钟琪进行实地勘察。经通智、岳钟琪实地察看后认为,自查汗托辉至石嘴子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当年七月开工修建惠农渠,历时近4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完工。由于惠农渠东南隅滩地广阔,水难泽及,通智又改六羊河为渠50余公里,以佐大渠(惠农渠)所不及。这条改河而成之渠名为昌润渠。

惠、昌两渠开工后,通智从宁夏、宁朔等处招民垦荒,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惠、昌两渠灌区内,增设新渠和宝丰两县。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县姚伏镇惠农渠西,田州塔南);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宝丰县(在今平罗县宝丰镇)。县下设堡屯,与平罗县分治。南段以西河

沟为界,北段自沙湖边墙起至王记口沟为界,东属新渠、宝丰两县,西为平罗县。

新建的新渠县城,周长2000米,城墙高近9米,设南北两门,城中建鼓楼1座,城周开挖护城河1道,宽2.3米、深2米。新增设的宝丰县城,在古省嵬城西偏南,即上省嵬堡地界。宝丰县城,周长2000多米,城墙高近9米,护城河宽2.3米。设南北两城门,南为广福门,北为贡宝门。建中心鼓楼1座,整个城池甚为壮观。据记载:“新渠、宝丰二县,雍正七年(1729年)共七百四十里,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新渠县境域辖通吉、通义、通昶、清水、通平、通朔、通贵等堡,宝丰县境域辖红岗、永润、永远等堡。

新渠、宝丰两县因乾隆三年的平罗8级大地震所毁,这是一次毁灭性地震,也是迄今为止石嘴山地区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记载,乾隆三年,即1739年1月3日深夜,宁夏发生大地震,震中紧靠平罗县城,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达到10度以上,整个银川平原裂度在8度以上。

(据石嘴山档案微信公众号)

扎根宁夏六十载 桃李满园不负韶华 ——记移民教师刘世俊(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明清宁夏“八景”梳理(下)

四、宁夏“新新八景”

清朝,宁夏地属甘肃省一府之地,其大区“八景”是:

1.《山屏晚翠》。山,指贺兰山。此景有诗六首:(1)王永佑诗曰:“万里风烟落照红,贺兰西峙色苍苍。天从紫塞飞霞气,人在高楼望夕阳。远树连村迷晚翠,片云孤鸟荡山光。于嗚樵唱归沙径,柏叶松花一市香。”(2)田霭诗曰:“贺兰草树色苍苍,日落长天展翠屏。河外残阳收不尽,半规斜日万峰青。”(3)王宋云诗曰:“山光浓若黛,山势曲如屏。欲撼山中秀,西崖日未曛。”(4)张映梓诗曰:“返照抹林林,遥望城西岑。山中多夏寺,苍苍暮霭深。”(5)朱浩然诗曰:“半壁灵山一画屏,偏宜晚色对苍冥。凌虚石气无边翠,薄日云根未了青。往事漫惊烽火照,此中疑有列仙庭。高楼挂笏情何极,为忆宣城眼倍醒。”(6)王德荣诗曰:“迢迢贺兰色,踟蹰晚眺心。日华千嶂丽,岚气一城阴。高成流沙远,盘松古寺深。关门通月窟,驛骑走西琛。”

2.《河带晴光》。河,指黄河。此景有诗五首:(1)王永佑诗曰:“天际奔流到此平,日华摇曳色晶莹。金蛇倒掣鱼龙伏,素练横披水石明。古岸青浮灵武嶂,烟墟绿暗古城城。唐人荷藕分膏润,沙塞时清正洗兵。”(2)田霭诗曰:“历历晴沙晚眺秋,大河如带入天流。浮槎汉使经过少,欲向芳洲问饮牛。”(3)赵廷桂诗曰:“奔浪塞门坼,高原天影长。晴光带青郭,金电掣流黄。”(4)朱浩然诗曰:“青铜西望郁嵯峨,

一道奔流走大河。回带晴光沙岸阔,斜穿紫塞白云多。春霖竟洗桃花水,汉史空闻骠子歌。正是升平休气塞,银川风物美如何?”(5)王德荣诗曰:“洪河如激箭,此地好波澜。白日一川净,平沙两岸宽。几经封爵誓,改回典农官。古渡秋风里,临流思渺漫。”

3.《西桥柳色》。桥,指西门外贺兰桥。此景有诗五首:(1)许德溥诗曰:“渠畔柳官梳大堤,春风夹岸柳梢齐。羊肠白道穿云出,雁齿红桥亚水低。沽酒清阴时系马,招凉短槛几留题。更添蜡屐游山兴,为问平湖西复西。”(2)田霭诗曰:“水榭风廊画槛低,绿杨荫里白沙堤。春随锦浪穿桥去,不尽莺声送马蹄。”(3)张映梓诗曰:“西桥架梁架,风水盘纤处。柳影日氍毹,行人自来去。”(4)胡廷诗曰:“何处春风淑景饶,依依杨柳荫西桥。绿云齐染青丝障,紫水斜穿锦带箫。游人络绎增佳赏,日暮褰罗步马骄。”(5)王德荣诗曰:“选胜不须远,横桥青郭西。画栏春水漫,柳桥绿烟齐。去马香尘暗,回轩风絮迷。亚夫营垒静,山外夕鸦啼。”

4.《南麓果园》。南麓,指南门外大小观桥一带。此景有诗四首:(1)许德溥诗曰:“塞城秋早果园熟,古道官桥试重寻。低树亭童时碍马,高云磊落总悬金。荔枝漫说来巴峡,卢桔空烦赋上林。几处短篱开板屋,檐前老树晚香沉。”(2)王德荣诗曰:“秋原横老小红酣,野色平看入软岚。曲水横桥之字路,枝藜闲处足幽探。”(3)王宋云诗曰:“塞北林樾树,绿阴暗小

园。花开每误雪,花落果如瑞。”(4)王德荣诗曰:“碧树暗交柯,林樾结子多。晴光分翠山由,秋影入明河。句忆谢灵运,人疑郭震驼。酒醒桥畔路,卜筑计如何?”

5.《高台梵刹》。高台,指府城东门外高台寺。此景有诗四首:(1)任岳宗诗曰:“花园细路指高台,闲说当年帝子来。王攀春萼留仿佛,香楼闲道刺荆开。上方钟磬烟霞合,晴塔原日削崖。临眺不禁怀古思,聊凭象教恣徘徊。”(2)张映梓诗曰:“俯槛大河明,抱郭苍山好。日有清游人,洋洋目尘来。”(3)王宋云诗曰:“高台挾坐氛,紺宇净朝曛。梵响时出寺,清风送入云。”(4)王德荣诗曰:“梵刹清光树杪开,香云紫气共徘徊。游人日暮归青郭,历历钟声上界来。”

6.《古塔凌霄》。古塔,泛指承天寺塔和海宝塔。此景有诗四首:(1)王都赋诗曰:“物外招提大野环,客来浑自敞心颜。风铃几语兴亡事,宝塔遥传晋宋间。极塞山河相拱揖,诸天云日总幽闲。劫余正喜尖重合,努力凭高一攀。”(2)徐乃雄诗曰:“烟浮图丽远天,欲寻双树共僧禅。雕墙绣柱今何处,断碣依稀记赫连。”(3)赵廷桂诗曰:“宝铎鸣天路,香龕启碧天。瑞云常五色,谁问劫灰余。”(4)王三杰诗曰:“宝塔龕椽出层殿,珠楼庄严空际见。天风吹铃语语,海日山光佛面。赫连古迹已销沉,塞草烟寒岁月深。寂寂禅关僧定定,那堪半偈为安心。”

7.《长渠流润》。长渠,亦泛指引黄各大干渠。此景有诗五首:(1)王都赋诗曰:“长渠活活泻苍波,塞北

风光果若何。映涂自分星汉水,人象齐来玉笋禾。春村野向鸣鸠暖,夏色凉生浴鹭过。漫道汉唐遗迹远,由来膏泽圣朝多。”(2)徐乃雄诗曰:“三春看下桃花水,五月平分瓜蔓流。都作黄云覆阡陌,农歌击鼓暮蘋洲。”(3)周树相诗曰:“新水满长堤,凉风绿柳吐。星源恒拜谒,未解祀殊蹄。”(4)杨润诗曰:“万井铸烟烟,长渠吸巨川。楫棹声不动,启閤雨盈田。浮鸥作伴自相亲,山翠扑人真可喜。有时罢钓不系舟,便枕渔蓑清昼眠。”(5)杨润诗曰:“平湖如镜水清涵,山翠天光荡蔚蓝。雪点低空翔鹭净,银刀映日跃鱼憨。桃花春远团红坞,香雨秋澄出赭龕。几听鸣榔归唱晚,浮家有客梦江南。”(2)田霭诗曰:“闻说连湖七十二,沧波深处聚鱼多。不知罢钓何村宿,一样青蘋孰乃歌。”(3)张映梓诗曰:“缘村树色青,半坡山影绿。向晚听渔歌,沧浪曲思足。”(4)王三杰诗曰:“澄波渺渺平湖里,一曲渔歌隔远烟。浮鸥作伴自相亲,山翠扑人真可喜。有时罢钓不系舟,便枕渔蓑清昼眠。”(5)张大镛诗曰:“春风吹破裙腰绿,树里明湖镜通烛。苍苔但听渔郎曲,河水自浊湖水清。濯濯濯足空复情,泥泥泥扬波何自轻。岂其食鱼必妨美,聊把长竿弄烟水。歌罢击节风日美,武陵旧路谁问津。此中疑有桃源人,吾欲从之得吾真。”

(据宁夏文史研究馆)

刘世俊:到达银川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天特别蓝,新的银川火车站还是个大工地,堆满建筑材料,车站不远处有一排帐篷搭起的房子,上边写着邮电局、百货商店等字样,都是临时建筑。接我们的是宁夏筹备工委文教处负责人陈杰,等我们全部下车后他让我们先到邮局给家人打电报报平安。他像亲人般对我们说“你们到家了。”听到这句话我觉得特别亲切,从这天开始,我们扎根宁夏。

最让刘世俊感动的是,车站有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他们,声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听到这些话,他们的自豪感更为强烈。为了感谢欢迎的人群,他们在一片空地中大家声情并茂地唱了多首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还即兴表演了独唱、舞蹈、诗朗诵等节目,欢声笑语在车站广场上空飘荡。演出结束后大家依依不舍,很多群众拉着他们的手不放,还帮他们装行李。这些情景至今难忘。

1958年,宁夏高等教育尚属空白,新来的大学生成为正在筹建的宁夏师范学院骨干人群。刚到银川时他们被安排住在位于银川西北角的西马营,也是银川师范的所在地。自治区领导李景林、甘春雷等领导专程来看望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宁夏发展的远景,令人精神振奋。有些同学被分配到山区各县,各县派出专人在门口等着接人,这也让大学生们更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对人才的渴望。刘世俊和郭雪六都留在了银川。

甘春雷同志讲话后,很多同学都急于知道新的工作岗位在哪,就问宁夏师范学院在哪里,他笑着用

脚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对大家说,就在这,等着你们来建设的!他还说,这就是一张白纸,你们就在这里用智慧和汗水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刘世俊:宁夏大学是在“三无”情况下创办的,无校址、无老师、无校长,一名常务副校长刘继曾还是我们到校后的10多天后才到的,但招生工作已经提前完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房间,把桌子拼在一起当床,第一批学生只能借银川师范的教室住宿,我们到学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全是自己动手,那时劳动的热情很高,每天劳动现场都搞比赛,打夯的号子此起彼伏。我现在想起当年的场景,耳边还会有那种激情的号子声:“抬起我们的夯啊,夯夯有力量啊,大家去努力啊,建好大学堂啊。”我印象中新生报到就参加建校劳动,师生齐心协力,火热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永生难忘。

1958年9月15日,宁夏师范大学、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同时成立,结束了宁夏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1960年,学校又搬迁到新市区的西沙窝,艰苦创业又一次拉开大幕。在劳动的号子和你追我赶的竞赛中,一座专供老师住宿的楼平地而起,但没有上下水,楼前的沙丘堆成几米高,全体师生都自觉在课余参加整治校园劳动,日复一日,移走沙丘,铲平地面,铺好道路,在学校四周植树造林。当看到新亲手栽种的树木吐露出新绿时,师生们站在整治的校园中自豪地说:我们向荒沙滩要来了这一切是在国家粮食严重短缺的岁月中取得的。

(简银生 整理)